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 
第七十二回 章秋谷名花成眷屬 張書玉陌上遇蕭郎

且說陳文仙對著辛修甫說道：「俚耐說倪勿是真心，倪格心只有自家曉得，勿好挖仔出來撥俚看看。故歇倪只有兩句說話，無啥別樣花頭：第一勿要俚格洋錢，第二隨便俚那哼吩咐。閒話說到仔實梗樣式，俚耐還要說倪勿是真心末，聽憑俚自家格良心好哉。辛大少，倪格事體瞞勿過耐。要討倪轉去格客人勿止一格，倪要無撥真心待俚末，老早嫁仔人哉，陸裡等得到故歇！」修甫聽了點頭歎息，便又開導了秋谷一會。秋谷此時見陳文仙果是真心，心上已有八九分懊悔，不該這樣的回他，現在又被辛修甫勸了幾句，自然順水推船，一口應允。文仙見秋谷已經答應，方才眉鎖重開，梨渦淺暈，收拾了一天煩惱，打疊起無限嬌柔，喜孜孜的提起精神，應酬他們兩個。秋谷便向修甫道：「這件事情我雖是已經應允，卻還要回去一趟，和家內說明了委曲的情形，方能成就，現在卻不能就這般草草的娶他。」文仙瞅了秋谷一眼道：「耐格閒話，有點媽媽虎虎，勿好算數。倪倒勿相信耐格槍花。」秋谷道：「這一回不比前番，有修甫在中間介紹，不是我們兩個的事情。我若再要反悔，非且對不住你，並且對不住朋友了。」當下彼此商量一會，說明秋谷過了月半回去一趟，至多耽擱一月，再回上海來辦陳文仙的事情，三面講得明白。文仙恐怕章秋谷還要反悔，又問得著著實實的，估量著沒有什麼變動。好個陳文仙，當時叫了娘姨進來，和他說明嫁人，叫相幫去把牌子除下。娘姨呆了一回，雖不願意，但陳文仙不欠他們的帶擋，不好攔他，只得骨都著嘴，自去吩咐。

辛修甫見文仙做事這般剪絕，暗暗稱贊。秋谷見他如此，自是歡喜。文仙又當場叫了本家上來，叫他帳算清，房錢認他一節，因是節後不多幾日，不過四□幾台菜錢，算起來倒還不甚吃重，又叫秋谷和他去看房子，預備搬場，回報了一個娘姨，一個大姐，寶珠姐仍舊暫時服侍。文仙還有一個小大姐，也叫他一同過去。秋谷替他算了一算本家的帳，約著不到一千塊錢，便打了一張一千塊洋錢的票子，交與文仙，叫他開銷一切，又另外賞了房間裡一百塊錢。文仙起初還不肯要，秋谷道：「你雖然不要我的身價，難道好倒反要你貼錢？況且我也不是這樣的人，你不必這般客氣。」文仙方才收了，章秋谷一連看了幾天房子，在新馬路租了一所兩樓兩底的洋房，把陳文仙搬了過去，自己也把吉升棧內的行李搬到新馬路來，和陳文仙住在一起。正是：

花枝並蒂，春融秦女之簫；蛺蝶同心，月滿溫家之境。雙星無恙，碧落團圓；三千天女之場，一枕風流之夢。脂香滿滿，未銷寶鼎之煙；人面田田，占盡柔鄉之福。

章秋谷這邊的事按下不提。如今且把李子霄、沈仲思的來歷補敘一番。

看官且住，在下這部小說，原名叫做《九尾龜》，又叫作《四大金剛外傳》，如今做到五集，差不多就要結束全書，不得不把他們的事實再細細的補敘一回。那四大金剛裡頭，陸蘭芬已經死了，金小寶暫時收場，不做生意，卻和貢春樹住在一處。林黛玉住在惠秀裡內，算個住家，有向來相熟的客人，也可過去坐坐，他自己卻竟是銷聲匿影的不大出來。只有張書玉仍舊住在新清和坊，豔幟高張，香名愈噪，真是枇杷花下，車馬如云。每天牽算起來，總有五六場和，□餘台酒，那生意比先前好了幾倍。書玉得意揚揚，□分高興。

有一天，書玉坐著轎子在一品香出局回來，轎子走到大新街口，忽然迎面撞過一個客人，正在四馬路走過，轎子走得甚快，那客人也低著個頭直撞過來，恰恰的撞了一個照面，轎夫避讓不及，彼此一碰，把那客人仰面朝天的跌了一交。那客人在地下扒了起來，心中大怒，一把扭住了轎夫的衣服，喝道：「你走路不帶眼睛的麼？亂撞你娘的什麼？」轎夫見那客人衣服都麗，氣概出眾，卻也不敢得罪他，況且委實把他撞了一交，只得陪著笑面，說聲：「對不住，實在沒有看見。」那客人那裡肯放，要叫巡捕到來，把轎夫帶到捕房裡去。張書玉坐在轎中，一眼看見那客人的手上帶著三個金剛鑽戒指，晶寶奪目，光彩照人，身上穿著一身外國緞子的衣服，顏色配搭得甚是勻稱，更兼儀表軒昂，身材俊偉，生得倒還不俗。看了他這般氣派，曉得定是個有錢的闊客，便有心要籠絡著他，對他嫣然一笑道：「大少對勿住，總是轎夫勿好，碰仔耐一交筋頭，勿得知身浪向阿曾碰痛？」說罷星眸低漾，杏臉微紅，含羞帶笑的瞧了那客人一眼。這一個眼風，就把那客人的身體酥了半邊。

動彈不得，本來是一腔怒氣不肯干休，被張書玉這樣一來，不知不覺的把心上的焦躁，一霎時銷化個乾乾淨淨，連忙放了轎夫，笑嘻嘻的答道：「不妨不妨，沒有什麼要緊。」那眼睛卻緊緊的釘著張書玉看個不住。張書玉見了，曉得他已經入彀，又微微一笑道：「晏歇點阿到倪搭去坐歇？倪來浪新清和第三家。」那客人聽了大喜道：「很好很好，停回兒我一定過去。」書玉笑道：「晏歇點要來格哩！」那客人連連答應，轎夫放開腳步逕自前行。臨走的時候，書玉還欠起身來回頭一笑，略略的朝他點點頭兒，一直回新清和去了。

那客人見張書玉逕自去了，只覺得晃晃蕩蕩的好像神魂還沒有歸竅一般，雖然想起沒有問他的名字，到清和坊那裡去尋，便急急的那邊一看，見張書玉的轎子，影影綽綽的還在後邊，連忙三腳兩步趕上前去，把轎後的龜奴一把扯住。轎夫倒吃了一驚，問他為什麼這般樣子。那客人便問他信人的姓名，轎夫見他氣喘吁吁的甚覺好笑，便替他說了。書玉坐在轎中聽見，把跟局的娘姨金珠叫了過來道：「倪先坐仔轎子轉去，耐同仔格位大小慢慢交來。」金珠答應一聲，那客人更是歡喜，同著金珠在馬路上慢慢的走著，一頭夾七夾八的扳談。

大新街口到新清和坊本來不多幾步路兒，不一刻已經到了。金珠在前引路，那客人跟在後邊，上了扶梯，已見張書玉換了一身衣服，笑迷迷的立在樓門口道：「倪曉得耐就要過來，倪等仔耐一歇哉。」那客人到了此時，神魂飄蕩，覺得身體虛飄飄的，好似在雲霧中的一般。張書玉拉著他進了大房間，親手替他寬了馬褂，推他坐下，方才問他的姓名。你道這客人是誰？原來就是那李子霄。當下敬過瓜子，書玉著實的敷衍了他一番，當夜就擺了一個雙台，鬧到三更多才散席。

自此一連幾天，李子霄夜夜碰和，朝朝擺酒，鬧得煙霧塵天。在李子霄的意思，原想要轉張書玉的念頭，無奈張書玉雖是待他要好，晚間卻總不留他，李子霄也不好意思開口。論起這李子霄的為人來，卻也甚是精明，隨便什麼世故人情一概瞞他不過，就是在嫖界裡頭也著實的有些資格，不比那一班土頭土腦的瘟生。但是有一樁毛病不好，見了信人，一個個都是好的，並且一見了面，就想要轉他的念頭。雖然狠肯花幾個錢，卻自家打家主意，不肯落他們的圈套，所以有些信人都要嫁他，他卻咬定了牙齒不肯答應。不料一見了張書玉的面，就由不得神魂顛倒起來。那四大金剛的手段名不虛傳，他不想你的念頭則已，想了你的念頭，卻總要比他人來得辣些。這幾天，張書玉放出全身本事，把一個李子霄哄得一心一意都在張書玉的身上。張書玉卻又拿定主意，不肯叫他輕易近身，故意打情罵俏的做出那一種親熱的樣子，弄得李子霄這也不好，那也不好，好似熱鍋上的螞蟻一般，團團亂轉。

有一天，李子霄在票號裡頭剛剛起身，還未梳洗。張書玉要籠絡李子霄的心，起了一個大早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豐態嬌燒，帶了一個娘姨，坐了轎子竟到李子霄票號裡來。其時剛敲□二點鐘，由李子霄的家人引進房內，笑盈盈的叫了一聲。李子霄見了喜出望外，連忙叫他坐下，只聽得張書玉道：「李大人，耐哈格剛剛起來，阿是昨日仔辛苦哉？」李子霄聽了一呆道：「我除了碰和吃酒，沒有別的事情，我有什麼辛苦？」張書玉掩口笑道：「勿是呀，作興耐昨日仔到仔相好搭去住夜，辛苦仔點，所以今朝起來得晏哉，耐自家照鏡子看哩！」說著又低聲問道：「李大人阿對？」李子霄聽了笑道：「你這說話甚是奇怪，我昨日若真個住在相好院中，現在這個時候怎麼就得回來？況且我在上海除了你，那裡還有什麼相好？你倒說說我聽。」書玉面上一紅道：「倪末陸裡有格號福氣？」說著就溜了李子霄一眼，李子霄見了滿心歡喜，一面洗臉，一面和張書玉天南地北的扳談。書玉又見李子霄的頭髮蓬了，便問他要出梳具來，要自己和他梳頭。李子霄打著蘇白答道：「阿唷，書玉先生實梗格紅信人搭倪來打辮子，格是勿敢當格碗。」書玉聽了，對著那個娘姨道：「耐聽聽看，說得阿要好聽。」又向李子霄道：「李大人耐勿要實梗客氣，故歇倪搭耐打條辮子，耐就要搭倪客氣，晏歇點……」張書玉說到此間，粉頰低垂，含羞微笑的說不下去。李子霄逼著問道：「你怎麼說話只說半

句？說下去。」張書玉又嫣然一笑，接下去道：「也客氣勿盡嘍。」李子霄聽了這兩句話兒，真是樂不可支，滿心奇癢。當下張書玉和李子霄打了一條辮子，李子霄又留他在票號裡頭吃飯，書玉一口應允，並不推辭。

李子霄也是個老於此道的人，曉得信人有時看望客人，不肯在客人那邊吃飯，一定要客人在那信人面上有了非常資格，方才做得到這般田地。張書玉看待李子霄雖然要好，卻還只是那表面上的交情，並沒有什麼密切的關係，今天居然破格賞光，肯在李子霄那裡吃起飯來，也算得是李子霄特別的場面了。當時李子霄叫當差的去關照一聲廚房，說有客人吃飯，叫他們另添幾樣菜來。當差的去不多時，已經開進飯來。本來是六碗飯菜，如今有了客人，添了四個熱炒，四隻葷盆，另外又是一壺紹酒。李子霄便讓張書玉坐下，竟是兩人對酌起來，那菜雖是不多幾樣，卻做得甚是精緻。張書玉竟不客氣，吃了幾杯酒，又吃了一碗飯。因李子霄酒量頗好，書玉親自與他斟酒，直至完了一壺方才吃飯。當差的舀上一盆水來，娘姨拿出帶來的鏡匣放在桌上，書玉對著鏡子略略的添些脂粉，又揩了一把面；回頭過來，見李子霄恰好吃完了飯正要洗面，書玉便親手絞了一把手巾，走過去和李子霄並肩一坐，一手搭著他的肩頭，一手拿著手巾和他揩了一把。李子霄只聞得一陣剩粉殘脂的香氣在那手巾上直透出來。正是：

碧城□二，相思六曲之屏；金粉三千，雲雨前身之夢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